

Holderlin

荷尔德林传

精神导师与精神病人

荷尔德林一直被神化，而黑尔特林将他带回了人间

[德]彼得·黑尔特林◎著 陈敏◎译

among unknown men,

In lands beyond the sea;

Nor, England! did I know till then

What love I here to thee.

'Tis past, that melancholy dream!

Nor will I quit thy shore

A second time; for still I seem

To love thee more and more.

Among thy mountains did I feel

The joy of my desire; 10

And she I cherished turned her wheel

Beside an English fire.

Thy mornings showed, thy nights concealed

The bowers where Lucy played;

And thine too is the last green field

That Lucy's eyes surveyed.

Holderlin

荷尔德林传

精神导师与精神病人

[德]彼得·黑尔特林◎著 陈敏◎译

（此处为非常模糊的出版信息，包括ISBN、定价、译者信息等，因图像分辨率低，无法准确识别文字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尔德林传：精神导师与精神病人 / (德) 黑尔特林
(Holdoriln.P.) 著；陈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6

(演变者书系)

ISBN 978-7-214-05846-1

I. 何… II. ①黑… ②陈… III. 传记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0483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9-237

HOLDERLIN

Copyright © 1997, 1999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oln

Agreement between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d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荷尔德林传：精神导师与精神病人
著 者 彼得·黑尔特林
责任编辑 刘 焱
文字编辑 叶光森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12千字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46-1
定 价 3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录
Content

第一部 *Part One*
孩提与青年时期

- I 两位父亲 / 002
- II 第一个故事 / 025
- III 邓肯多尔夫 / 030
- IV 第二个故事 / 044
- V 毛尔布隆 / 049
- VI 第三个故事 / 073

第二部 *Part Two*
大学学习

- I 友谊 / 078
- II 第四个故事 / 100

- III 新朋友们 / 102
- IV 瑞士之游 / 121
- V 革命 / 129
- VI 第五个故事 / 145
- VII 起义前的隐私 / 152
- VIII 第六个故事 / 164

第三部 *Part Three*
家庭教师和哲学家

- I 第七个故事 / 172
- II 一个开端 / 176
- III 第八个故事 / 182
- IV 学生 / 187
- V 魏玛和耶拿的伟人们 / 199

第四部 *Part Four*
一段插曲

第五部 *Part Five*
狄奥提玛

- I 城市 / 226
- II 第九个故事 / 242

III 《许佩利翁》 / 252

IV 第十个故事 / 265

V 危机 / 268

VI 第十一个故事 / 279

VII 预感 / 282

VIII 第十二个故事 / 288

第六部 *Part Six*
在朋友之中

I 插话 / 294

II 公主 / 296

III 小议会 / 303

IV 伯伦多尔夫 / 310

V 第十三个故事 / 317

VI 和平使者 / 320

VII 第十四个故事 / 329

VIII 昨天的声音 / 331

第七部 *Part Seven*
最后的故事

- I 精神病的前夜 / 334
- II 第一份题词（辛克莱） / 367

第八部 *Part Eight*
在塔楼

- I 在诊疗所 / 370
- II 第二份献词（恩斯特及夏洛特·齐默尔） / 373
- III 第三份献词（约翰娜·戈克） / 378
- IV 另一个故事 / 382
- 后 记 女神之子 / 384

第一部分 *Part One*

孩提与青年时期

劳芬·诺尔廷根·邓肯多尔
夫·毛尔布隆 (1770—1788)

I

两位父亲

1770年3月20日，在内卡河畔的劳芬，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诞生了。

我不是在写传记，或许我写的是类似传记的东西。我写关于某个人，而我却只能通过他的诗歌、信函，通过其散文以及许多其它痕迹去认识这个人。我也试图用栩栩如生的语句去描绘其肖像，以此来了解他。毫无疑问，在我的描绘里，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因为我不可能知其所想。最多，我也只能去解读其所思。一个1770年出生的人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很清楚，他的种种所感对我来说就是文学。我只能从文献资料里了解他的时代，说到“他的时代”时，我要么得抄袭历史，要么就得试图写一个故事：他经历了什么？对此他有什么反应？他和母亲、兄弟姐妹、朋友们聊天时都谈了些什么？在他所写的故事背后那与迪奥蒂玛所共度的一天是怎样的呢？我竭尽所能使我的叙述与现实相符。我知道，这种现实与其说是他的现实，不如说是我自己的现实。只有当我的记忆和那些流传下来的回忆相结合时，我才可能发现他，塑造他。我将辗转流传的事实关联起来，而这个关联过程则是我的独创。对我来说，他的生命在于诗歌和历史数据。他呼吸着怎样的空气，我不知道，我必须去设想。

他诞生的房子以前曾是座修道院。出生一天以后，孩子就受到了洗礼。这种仓促的洗礼在当时非常普遍，因为人们害怕婴儿、也害怕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于是便操心着要看到新生儿尽快被教会所接纳。他是荷尔德林家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时，他母亲22岁，父亲34岁。

这是个显赫的家族，历史悠久，家底殷实。由于亲属之间的关系和对拉丁学校、神学院、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共同记忆，那时的施瓦本市民之间的联系比现在更紧密。人们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私底下也常常相互憎恶。虔信主义使人们恭

顺而谦卑。接受俸禄的神职人员都是表亲或堂兄弟姐妹，因此便形成了“裙带关系”这个委婉而极富讥讽意味的词。

荷尔德林的父亲，海因利希·弗里德里希来自劳芬，他也是在这个修道院长大的，后来担任了这个修道院的“管家和神职管理员”。他在劳芬上了拉丁小学和高级中学，在蒂宾根学了法律。1762年父亲去世后，他便接管了这个修道院，尽管那时它已经不能再被称作一个修道院了，因为这个11世纪初期为纪念一个在内卡河中溺水（为什么溺水？）的少年伯爵而建的修道院早在宗教改革时就已经被世俗化，之后又被拆除了，而与之相反的是，壮丽而宽广的农庄院落倒是被保留了下来。

作为院落管家的荷尔德林想必是有些自负的。他衣着奢华，过着与自己的社会等级相称或者甚至超出自己的社会等级水平的的生活。他欣赏自己周围的文雅之人，并曾是个受人欢迎的主人。他单身管理了这个院落四年，其间或许沉浸在众女管家的袒护和宠爱之中。1766年他和来自克雷布龙的海恩牧师之女约翰娜·克里斯蒂安娜结为连理。从其丈夫之后不久让人为其描画的肖像上看来，她可能是个害羞的少女，因为肖像中的她看上去显得胆怯而天真无邪，只有她那双大眼睛才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观察者。18岁起，她便开始了这种节庆众多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她在娘家是无法经历到的。为了显摆自己的声名，丈夫送给她各种首饰和衣装。

他们盼了4年才迎来第一个孩子的诞生。家里的迫不及待不言而喻，在施瓦本，亲戚们对此事也颇为上心。约翰娜受到了母亲的询问，当时，海因利希的双亲已故，但却也不乏年长的叔辈婶娘、甚至堂兄表亲常跟他开些粗俗的玩笑，可想而知，这些玩笑话都暗暗提醒他不应疏忽婚姻中应尽的义务。

约翰娜的父亲不是施瓦本人。他来自图林根的一个农庄，在蒂宾根学了神学，之后先在弗劳恩齐摩恩任职神甫，然后才到了克雷布龙。而约翰娜的母亲，约翰娜·罗西娜·祖托尔却来自施瓦本最具声望的家庭之一，她的祖先有雷吉娜·巴尔迪利，也被后人称为“施瓦本精神之母”，是黑格尔、谢林、席勒、默里克和荷尔德林的先辈。

4年之后，弗里德里希出世了，亦即弗里茨，亦即荷尔德，亦即荷尔德勒。尽管行施洗之礼时不见得所有的教父都到场了，但这一定是一次盛大的节日。最重要的宾客之一，同时也是两位父亲的好友的高级行政长官比尔芬格那时候还在劳芬任职，后来才去了尼尔廷根和基希海姆。

幸福驻足的时间并不长。尽管父亲乐观地生活着，他的生命却仍然受到了威胁。他欣喜地迎接了一个女儿诞生之后便于1772年7月5号死于中风，像家族中其他一些“中风患者”一样。那时他刚年满36，正好一个月后，约翰娜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玛利亚·埃勒诺娜·海因利克，即“里克”，荷尔德林的妹妹。年轻寡妇那种束手无策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她整天需要面对的是眼泪和亲戚们的安慰，还要阅读那些让人无所适从的文书，在这方面，很可能比尔芬格以及她那也遭受了同样命运的寡妇妯娌，冯·洛恩施奥尔德女士——她后来带着孩子搬到了这位女士那里——也给了她不少帮助。三岁的男孩静不下来，人们督促他一起祈祷，以求得主的援助，因为信仰为约翰娜·荷尔德林求得虔诚的自我满足提供了援助。直到她生命的尽头，她都没有放弃信仰。弗里茨会说的话还不多，他安静而乖巧，只是被她的所经受的悲伤吓坏了。他听她说话，听她抱怨，而这些却不是用高地德语，而是用方言——这一点经常为阐释者们所忽视——以后，这方言常常给他的诗行增添了几分奇特的色彩。

或许约翰娜·荷尔德林老了之后还按人名和日期逐个列举过自己所失去的亲人。她本可以对她的所信仰的神明产生怀疑的，但是从人们对她所知道的一切看来，她却屈服于他了。她经历了何其突然的变故啊：刚刚成为一大家子的女主人，然后一场意外的死亡就使她失去了这份财富，而这本是她一生都该拥有的财富。24岁便成了寡妇、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一笔可观财产的继承人，除了考虑再找寻一种新的家的感觉、找寻一个新的伴侣之外，她不可能再有任何其它的想法了，因为她也只知道这些，她没有学会去想这之外更多的东西。她的父亲海恩牧师在她丈夫去世后两个月也仙逝了。

她的相貌曾经一定非常迷人，年轻、“浑身透着优雅”，从1767年绘制的并不精致的肖像上，人们可以看到她是如此的沉静，带着一种永恒的伤悲，也不乏寡言少语的忧郁。人们说她从来就不曾有过什么“智慧”，但她的心地绝对是善良的。但是智慧到底指的是什么，这还是个问题。虽然对儿子的所爆发的诗兴，她不曾有能力去评价，但是她读过他所有的诗作，并且那她也熟悉那朗诵诗歌的声音，她一定也默默地倾听了不少激情昂扬的谈话。她不用隐喻去思考什么，她所想到的只是狭隘的现实，她希望他成为神甫。她所受的教育让她伺候家人，对一个女人来说，就应该是这样的，并且对她来说，神明的旨意便是法则。

而现在她还住在她的妯娌洛恩施奥尔德那里，咀嚼着自己的悲恸。以后的日子里，她儿子不时提醒她不应该如此沉浸在悲伤之中。她等待着，她还没有学会

等待。孩子们把她从悲伤中拉扯出来：女儿们的饮食起居得有人来照顾，而弗里茨则像所有三岁的孩子一样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拉开抽屉，撕扯桌布，不断地对餐具的安危造成威胁。

就在这一年，或者在第二年，约翰·克里斯托夫·戈克第一次拜访了她（我没有见过他的任何图片。记忆长廊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再现出他的任何图片）。我只能根据各种描述去虚构这个人物，根据别人的语词里所投射出来的影子去虚构他，而这样的词语也寥寥无几，就仿佛他只是个永远忙不完的人，只是那个葡萄酒商人、农民、诺尔廷根的市长和第二套祖宅的所有者，而不曾是伴侣和继父，不曾是那个受孩子们喜爱的“再生父亲”。他买下了内卡河畔那块种有果树和有围篱的草地，年少的弗里茨便是在这里第一次眺望了自己的故土。母亲再婚时，荷尔德林4岁；10岁时，第二位父亲也去世了。书上是这么写的。

男孩从不认生：在劳芬时，戈克曾以叔叔的身份出现，而现在他却突然成了父亲，取代了另外一位、那位荷尔德林不再能回忆起的父亲，取代了一幅图像，一幅荷尔德林为了借助两位父亲的形象与强势的母亲形象相抗衡而在以后将说服自己相信其存在的图像。

约翰娜认识了戈克，因为他是丈夫的朋友。丈夫和比尔芬格也是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们曾经一起在诺尔廷根经营一家葡萄酒酒店，她认识他。她很了解他吗？或许在她的第一任丈夫还在世时她就对他颇有好感了。或许他不是那么傲慢自大，而是稍显谦和，而她则曾暗地里把他们进行了比较。戈克可能参加了荷尔德林的葬礼，那之后，他很快就去探望她了吗？他给她以安慰和建议了吗？抑或他退到了一旁，让比尔芬格去扮演了这个恩人的角色？

之后在适当的时候，他造访的次数应该日渐频繁了。

他跟两个女人聊天。你好，冯·洛恩施奥尔德夫人。你好，荷尔德林夫人。

他还带来了些小礼物。

他跟弗里茨一起玩耍，他曾打量着摇篮里的里克，并不断惊呼她如何健康地成长着。

他肯定不是偷偷溜进这个家门的。

1773年在劳芬的某个时候，他应该问了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妻子。

她应该考虑了一段时间，谁都不可能那么在短的时间内就跟回忆说再见。

或许比尔芬格托人介绍了。

好的，她说，好的，这样也好，这样应该是最好了。

在这样的谈话中人们无法确定自己的爱情。

来自海尔布隆地区的戈克和约翰娜·荷尔德林同岁。按今天的理解来说，他们在结婚时都还年轻：26岁。当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迷惘而多疑，因此她也非常注重对财产的确证，以便能够分别占有夫妻财产——这样一来，接下来家里就没什么可让人操心的了。此外，戈克精干的办事能力也使人信任。

我在这里讲述一个生活，一个已被无数次讲述的生活，一个自己诉说着的生活，但它也有缄默的时候。数据被收集并汇编成如此。我查阅资料，找到答案，但是当上面说，1774年6月30日戈克在诺尔廷根购买了内卡史泰格街边的瑞士院落时，我想起了自己曾在诺尔廷根生活了13年，比荷尔德林还久，而我所知道的瑞士院落是一所中学，只是名字一样，却不再是资料上所描述的一样，不再是“一个有着雄伟的房屋和地窖而相当壮丽的庄园”了——那时，我每天路过那里，那是一栋高大的房屋，仿佛市教堂一般建于岩石之上，包裹在花岗岩之中的地窖应该还在，而露天的阳台以前应该是花园或者庭院。戈克为此应该花了4500古尔登（如果换算的话，约合7万马克）。

我所知道的瑞士院落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所熟悉的它却是另一个样子。

奇怪的是，人们几乎看不到他的孩提时候。对于早年的梦境，荷尔德林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机械地重复提到，最多他也是对它们进行了艺术提升，把它们带入了幻想之中，而在这样的幻想中，这种简单的背景也变得苍白了。他正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他绝对不是负担，但却不断地让人操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对孩子们来说也都无所谓，只是偶尔在父亲的评论中会被略微提及。父亲必须为地方的财政奔波劳累，他也咒骂那些政府官员并操心着自己的生意。

孩子们也已经习惯了有戈克的存在，有时候母亲带他们去诺尔廷根，而他们必须呆在洛恩施奥尔德婶婶那里。约翰娜一定是在搬到诺尔廷根之前不久才跟他们说的：戈克叔叔要成为你们的父亲了。

“继父”，这个宣告改变了这个男人。男孩曾跟他一起玩耍，曾为礼物而感到高兴，但是对这位殷勤的访客他是怎么想的呢——这就是戈克叔叔。而现在他取代了另一个人，那个影子，那位“真正的父亲”。他一再从母亲的回忆中走出来，直到母亲也开始面对现实，对“以前”的叙述也变得越来越少。他固执地抓住“真正的父亲”不放。

正是秋天，可能约翰娜又一次带着孩子们穿过了修道院的庭院，人们充满敬意地相互打招呼。

他第一次旅行并永久地离开了一个地方。他将习惯于别离，习惯于对不断的新鲜而陌生的事物的畏惧。马车向前行驶，天还早，这一整天人们都将在路上度过，另一辆车已经把家用器具都运往了诺尔廷根。几天之后，10月10号，约翰娜就要结婚了，那时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在新房里摆放整齐，或许是她的朋友比尔芬格去接的她。

熟人们带着离别赠品来了，他们走在马车旁挥手示意。在这里，她曾以一种何其大的热情开始了生活，她心里轻松了，又可以生活下去了。

这是一个与我的童年不一样的童年，一切都不一样。当他想到离开时，这个离开与我所想到的是不一样的，他想到的是漫游、骑马者或者马车的乘客。当他触摸他的衣服时，他所感觉到的与我所感觉到的不同，它们更紧绷、更粗糙，他不知道这些。当他说暖和的时候，他所看到的热源与我看到的不一样，对于他来说，光也不一样。当他说起街道的时候，他看到的街道也与我看到的不同，街上住着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在上面行走和经过。

我必须把自己设想成这个孩子，我必须塑造这个孩子。如果1777年时一个人说，他现在正过了内卡河走进草园，那么我知道这条路，沿着内卡河边的窄地下去，但是那道大门却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桥也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时，内卡河边的窄地上没什么房屋，也没有我记忆中的比如50年代的豪贝尔书斋或者那栋老式的木框架房屋，那里面有一个电器商店；内卡河边的那条路我还能想象出来，但是那时候也还没有我记忆中存在的堤坝和发电厂。

如今，在城市对面的内卡河畔那个大花园曾经的所在地上，人们建了房子，通往内卡豪森的柏油路把这块地区分成了两半。但是我仍然能够从自己那不再清晰的回忆里拼凑出这个花园：战后不久，我们经常在那里的一块大的荒芜场地上玩耍，杂草有膝盖那么高，在灌木丛中，我们找寻醋栗和红醋栗。

他艰难地把诺尔廷根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渐渐熟悉那些陌生的人们，他跟比尔芬格很熟，有时候会和他以及继父一起坐在酒窖里，呼吸着潮湿的石头散发的湿气、木材、硫和酒的酸气的混合物。他非常喜欢倾听这两个男人的谈话，他们不断地计划着什么。此外，对父亲出入于市政厅的议会议长办公室，他感到十分自豪。有时候他牵着父亲的手穿过市场广场，那是那口水井，不，那不是那口水井。回忆又一次把我们分隔开来，而这一次我们间的距离仅仅是几年之久，我们两个人都看到了那口水井。因为20岁便作为蒂宾根神学院学生的他曾给他母亲写信说，

他愿意继续从事神职生涯，这么说只是为了不使她心烦意乱，尽管这么说违背他的意愿。他因此知道了这口水井，并听说了它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被放置在这里的，知道了它是在柯尼克斯布龙浇铸而成，锻钢是由装配工艾泽伦安装上去的。这些都属日常谈资：你认识上博伊兴根的那个厨师吗，你知道吗，那个管风琴制造者，就是他帮那口水井镀了金。

现在，我们两个都想起了这口水井。

没有男孩7岁时的图片，直到16岁他才有画像。如果是今天的话，我们会有一大堆的照片。那样的话，荷尔德林家、戈克家也会像其它家庭一样拍摄自己的家庭编年史。那个小男孩，角落里最小的那个就是你。那个男人笑着，为了让自己年迈的母亲感到高兴。

他经常下到花园中去，那儿是他自己的天地。按说虽然他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疯玩，但是他却常常一个人安静地呆着，而花园最易成为他的藏身之所。把里克带上，母亲喊道。有时候他能想方设法地不带妹妹而一个人出来，必须带上里克时，他让她坐在身后一个小车里，拉着它走。他扮演马匹，或者骑马者，或者邮差的角色。他跟里克说话，却从不期待任何答案。那时候就已经有人发现他的伶牙俐齿了。他一会儿跑，一会儿又慢慢地拖着腿走，就仿佛他已是位蹒跚的老者。人们都认识他，戈克家的孩子，市长的儿子。

他身材娇小，甚至可以说瘦弱。后来，人们证明他有着宽阔的肩膀。

他有着棕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

他的额头高而平。

下唇向上翘起。

每张画像上都画出了他结实的下巴上的凹痕。

在我的想象中，他是苍白的，有着白蜡般的苍白皮肤，这与其他的男孩正好相反。

但是我不想把他描述得过于娇弱。

注意你的衣装！海恩外祖母在他背后喊道。

他非常爱干净，但是当他沉浸在玩耍当中时，很快就会把青草的痕迹弄到马甲和齐膝短裤上去。他脱下搭扣鞋和棉袜。他用棍子拍打高高的草径，他躲藏在河边的草地上，像一只邻近死亡的鸟那样叫唤，使里克感到害怕。安静点儿，坐着别动，我在这儿呢。

他在那里，仰卧着讲故事，把云朵想象成各人物形象。有时候故事讲得如此

精彩，以至于年幼的妹妹也会倾听一会儿。他就经常这样躺着。起初，他只看到了天空，然后是“山脉”、阿尔布陡坡、苏西山、诺伊芬市和特克堡、城市、岩石上的教堂，那下面滑落的一排排房屋、内卡城门，那座桥：他就是从那座桥上过来的。

他将会回忆起这些日子，尤其是当他回家时，当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时。而这些回忆并非什么伟大的回忆，“因为我还是孩子”，我只是回家心切，“沿着缀满鲜花的熟悉小径，去探望故土和美丽的内卡河谷。”“我说了些蠢话。这就是喜悦。”

喜悦？重新找回旧物的喜悦，重新找回那些他的记忆所能捕捉的人物和环境，尽管孩子对这些东西的经历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每一次，他都真正回到了家中，有人欢迎、伺候他，并且没有人强迫他变成另外一个更伟大的人。

母亲坐在朝着内卡史泰格而开的一扇窗边，这几乎是个看台一般的窗户，她从这里向底下城墙边的房子望去，向内卡城门望去。她喜欢看那些满载的牛车吃力地爬上小山丘的情景。她可以听到农民的吆喝声，能听到车轮碰击地面时发出的哒哒声。她的母亲，海恩外祖母常常就坐在她旁边。一个女仆把弗里茨推进房间，他满头是汗，显得很狼狈，但眼睛里却闪着洋洋得意的光芒。他捉了些金龟子放在女仆们的房间里，据说把她们吓得惊慌失措，而小淘气却还为此欢呼雀跃。祖母差一点就大笑起来，但是她克制住了，因为她的女儿正非常严肃地责备小男孩：你脑子里尽是那些胡闹的把戏，你就不能消停点吗？要我整天骂你吗？还是要我告诉你父亲？他摇摇头回答说：您不能惩罚我，只是因为开心才这么做，非常简单，只是因为开心。

他盼望着白桦嫩枝节的到来，克莱姆教长把这个节日说成是人类友谊和上帝之爱的节日。那时候会有小白面包、果子酒和甜甜的苹果汁。女孩们会跳起轮舞，教长则会发表关于博爱、上帝之爱和每日善行的讲话。姑娘们手挽着手一起歌唱，大一点的男孩们则爬上白桦树，从圆圈中挑选自己的胜利品。他们在内卡草坪上玩耍，父亲不断地跟人打招呼，家里有“自己的桌子”，并在那里接待客人——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请再给我半个小时吧”，而当夜幕开始降临时，女仆或者祖母就会把他带回家。

6岁起，他开始上拉丁小学。我仍然可以走在这条路上，我也走过很多次，每次当我想从市场街去内卡史泰格抄近路途经“庭院”时，走的都是这条路。那时的许多房子，如今都已不复存在，甚至胡同的走向也发生了改变。但是就算是

按照 1830 年那时候的城市地图，我也能够轻松地分清东南西北。

天还很早时，他就必须去上学了。起初的几次都是妈妈或者一个女仆送他去的，虽然让他自己去也没问题：我一个人就行。他不必沿着内卡史泰格走下去，而是穿过花园，从后门走。一条小胡同通向教堂街。胡同弯弯曲曲的，很窄。夜里安静的时候，墙壁上会回响起脚步走在铺着石子的路上的声音。我童年时，这里曾是市监狱，而在他的时代，还没有监狱。我想，那时候这里应该是一家农户吧。从这里他就可以看到市教堂了，圣劳伦丘斯教堂。人们或许还向他讲述过，那之前的三四十年的左右，还有一个城堡紧挨着这所教堂，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它有四个角楼，还有一个美丽的内庭。它已经被拆毁了，他走过那拆毁过后留下的空地。人们种了栗树和菩提树，这些树我也知道。对他来说，这些还是些年幼的树苗，还被树桩支撑着。学校就在教堂方向不远处，也在岩石的边缘处，所以要穿过小学去往教堂街的话，就必须途经一个楼梯间。小学是 9 年前才新建的，在它旁边的一块间隙上是总督府、酒窖（对我来说，这里则是州议会）和市文书处（我年轻时曾作为记者在那里的地方法院呆过，报道一些关于偷窃、窝藏犯和流浪汉的案件）。他喜欢学校和教堂之间的这个区域，夏天的时候这里很凉爽，人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玩耍。

他是个听话的学生，他所必须学的跟我不一样。6 岁时他就开始背诵希腊、拉丁和希伯来语词汇。老师试着教会他哲学和神学，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课程。克拉茨老师对他很满意，人们料定他会去上神学院，去教会机构。他应该成为牧师，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牧师。

下午则由克拉茨之后的市第二牧师即副主教纳塔内尔·科斯特林向他继续传授知识，这属于私人补习，科斯特林要帮他准备州考试。起初他有些害怕这位副主教。他被父亲叫到了房里，父母正跟一个胖胖的男人坐在圆桌旁边喝着葡萄酒。父亲招手示意他过去，他犹豫了，这似乎是个很庄严的时刻。你别害怕，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科斯特林说。男孩慢慢地向桌边走去的时候，母亲说：他就是有些胆小。他坐下，等待。戈克从杯里小口抿着酒，看着他的继子，男孩不怕他这样看自己。注意听，戈克说。他的许多话都是这样开头的，他已经习惯了被人们倾听。注意听，你虽然上了拉丁小学，并且克拉茨老师对你来说也是个好老师，但是因为你还要去蒂宾根教会学校，这还不够。你明白吗？孩子点点头。他什么也不明白，但是最好还是说他明白了。

这位老师每周来给他上两次课，分别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为了让他们不受到